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二十四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二十四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四

問對

楚客對

宋濂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寒篷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
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
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
光借日爲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
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
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柰何曰此爲地影之
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旣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
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黃其形不
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旣矣唯天之體冲漠無際

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筭者亦可以推之也客
曰月之為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
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
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
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
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
則謂在三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
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
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
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己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
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
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荅趣侍史具衾入舟而寢

越人對

古翰

越大荐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土沃而澤不竭何茲大荐
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既望日在己丑牽牛
未中風雨盲作夜漏下四鼓其聲寂然而止寒氣相薄明發
視之則田間之稔戴白者靡靡矣雪作非時稼周大擊胡子
曰天亦慘乎哉天非慘也和致祥乖致異民則何責而降之
沴不旱而民荒不澇而民饑輻輳上下變化百物將不有司
其柄而馮陵者乎禮有之午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
蜡乃通又寧風旱弭哉兵順豐年逆時雨禱崇以告攻說有
辭是先王之制明以治人而幽致嚴於鬼神也今蜡禮雖廢
歲時有司脩其禴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民固有記者矣享
其祀而福不及其民又棄其垂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其

咎乎越人曰子過矣是冥冥者無以爲也子視世之我其冠
褒其衣藉文茵而蔭華椽者容貌瑰奇顧眎生輝闕言崇議
勳無不宜非直冥冥者此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辨利害乘
堅策肥而周乎四履之內入吾境視吾土之沃也吾澤之不
竭也其有信吾稼之不粟者乎信吾稼之不粟且督而吏峻
而法日夜務取其公田之贏而不恤吾民之饑且札者何哉
吾患之大聲而疾呼之曾不一動其心又况此冥冥者乎視
之不見孰形其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藉令可咎也則彼又
何加焉子過矣胡子聞之瞿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
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雪霜雪則書之錄蠶螟蝻木冰
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也何以謹天戒脩人事
也王省惟歲而鄉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問諸肉食者

矣也

葬書問對

趙汭

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
書至矣問曰葬書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
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
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女二曰族墳墓則葬不
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哉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
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
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
並列葬地之法其肇派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
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脉之爲者豈東漢

之未其說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非
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邪然無所
考矣問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
馬溫公乃欲焚其書禁絕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於理
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絕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
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爲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
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爲異端奇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爲
言者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謗造
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於其說以爲天道一定之分猶
行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
倒錯亂伏藏擒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途吾私而無難而世道
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之有以誤之與禁而絕之固

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爲葬地之理在焉何
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
傳固不可以爲言者之失而蔽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
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
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爲得形法之要蓋與葬書之
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情故
地形之書與觀宮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楊廖之徒遂
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後無失
焉蓋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
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
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盡蔽其義蓋古先
遺語之尚見於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

葬書之旨邪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微不著而况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於古也曰直者吾知其為木銳者吾知其為火轉動者吾知其為水而圓之為金方之為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為天為金為圓因其從革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蓋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入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為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藏外應天行流精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網緼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為逆者別生氣得所乘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閩巫方位之說亦

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言力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刊定其書置是語於雜篇之首蓋嘗與人言方位時且無關於地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攝乎色脉之度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內外之法象蓋形氣之涵神機合變不系於方其本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即形法而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碎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為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畜則太謬者六畜之生不同於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

求地理况乎隨意所擇不得形法之真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邪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邪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爲閩士有求葬法於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參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蓋瞽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地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於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班按圖索驥者多失於驪黃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潭作狗馬况羈旅求合之巫惡肯改所難以艱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爲智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既如是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陰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則於奪神

功改天命之說而斥絕之若疋邪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陰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嘗鮮遇而遇真術者爲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懸於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豈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所得或反倍謬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邪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鼎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如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爲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殖私窺利之一端

爾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蟻蟻之爲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壑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爲所得爲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澤未嘗有加於報施之常則其託斯事於季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羨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爲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爲口實則仁人孝子之葬其

親地不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旣如彼而得失之懸於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爲其得爲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還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屍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秦不及期周過其曆祈天求命歸于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憾於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爲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

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忌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
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群物故建元龜
秦筮以爲生民立命而窳窳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
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生化
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
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
關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
形止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缺曠拆水泉
砂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廻溪複
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爲族葬者雖鬼福之應
無及於人而盛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辟如有病不治常得
中醫其視委之庸巫聽其貪戾亡女作冥暗顛覆於一抔之壤

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庭矣昔人謂誤解本草爲生人之禍
今葬術豈輕於本草然藥餌得失見於目前而葬地吉凶每
存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弊者也事有關於送終之大節儒
先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精粗之蘊與
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吾友程君仲本最爲留意斯事
學之十餘歲矣而審問明辨弗
得弗措蓋有志乎明理以釋術者非世俗凡近之爲也故書
以遺之仲本之師則鄉先生朱君允升其人也朱君明達精
博於六經之蘊與文學之源委遠古之初萬物之源陰陽方
伎之本皆賢開物致用與其精神思慮之存乎藝事者莫不
心悟神解誠窮鄉僻壤之著龜冰鑑也於山川清性寧有不
得者哉以仲本之善學而卒業於朱先生如王良樊父駕輕
就熟將有得夫天理之大全豈曰游察而已至
正十三年十月既聖趙汾子常書于東山精舍

問刑

蘇伯衡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爲殛鯀流
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爲執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孔

子何爲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兜三苗而已不聞他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殺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已不聞他有所殺戮致辟也

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保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爲十二折爲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于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高從史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誅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同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於道上而尸積於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熟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於重雖仁君之用刑寧失於重徃徃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繩其下甚者則以刑爲嬉而廟堂

之上郡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奈何獨盡心焉喜刻而致深加之罪而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衆何歟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塗人心灼然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于戮人心惛然莫知所趨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肆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錘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

按迹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爲且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殺之猶有所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爲民父母視其同類曾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之不若而忍於旦旦剗之則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人屏氣股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於國脉亦已傷矣獸窮則噬鳥窮則攫况於人乎或者不堪其毒而群起恣肆以决性命於斯湏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人有云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秦以刑懼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此往事之驗也自古有國者其於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曆其於刑之

輕用則不免効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
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尚以儀之旌
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救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於是擇
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
刑以義不以勢

正統問

徐一夔

友人周元亮其先嘗仕宋相見輒言宋事間從余涉西湖上
萬松嶺訪宋氏故都籍草而坐因及於正統之說余曰言正
統者以天下爲一則以正統歸之眉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
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旣受周禪平江南平湖
南平嶺南平荆平蜀至於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
一禪九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此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

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殂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
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
北征也嘗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
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
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
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
之則河東之不足爲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
之論哉又曰或曰其說本於朱子余曰朱子之答陳安卿也
曰如以正統則秦初未可當必平一六國而後在秦晉初未
可當必滅吳而後在晉隋初未可當必滅陳而後在隋因言
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在本朝朱子誠有是說矣竊嘗觀
其答問之意以謂由唐而下正統在梁梁之統在後唐唐之

統在晉晉之統在漢周氏篡漢廢湘陰公贊其父崇自立於河東則漢之統猶在河東故也據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于秦于晉于隋是矣于宋則有可議者何以言之六國之衆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必朱子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而况太祖之生符明宗宮中之祝至其受禪因陳橋六軍之變天命人心之所屬實開三百一十六年有道之基不以正統歸之可乎陳氏之書蓋用其大父所取伏羲以來至祥興事類爲四言叶以聲韻名曰歷代紀統與其父必倣綱目例尊紀統爲經而疏其始末爲傳以行者如曰本於朱子則是持其未定之說而以爲是非忠於朱子者如出臆見則未敢以爲至當元亮良以予言爲是爰著于篇

土偶對

具瓊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料然而烏鳶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萋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泝濤往來者必禱神皆答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宮室之或光恠夜見髣髴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麇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恠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

於夢曰吾既辱子子何毀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邑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喜怒黜陟繇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佞倂焉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子奚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燃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爇巢燕基圯而殃穴蟻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之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才足有為而

時不可為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於時一盧懷慎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為土木已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者之不悅也故尼

易範答

林誌

林子曰易之卦以八畫範之疇以九叙聖人固有深指也而先儒莫白之蓋天地之數始于一而終於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耦之方也方者定其著陰陽輳轄之定數乎虛一以叙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圓者神其示聖人幹旋之神功乎或曰卦與疇固相為用矣而義之易禹之範何其道之偏耶曰非是之謂也聖人之畫卦若曰輳轄不齊者氣也氣吾無如之何吾所持者三百八十四爻用範之道也聖人之叙疇

若曰幹旋于一者理也理吾無加於毫末吾所知者五十之
子因陳易之數也伏羲之疇蘊於八卦之易藏諸用也神禹
之易著於九疇之範顯諸仁也持此道也七政可步也五氣
可節也文字可畫也禮樂可建也禽獸不至於殺人蠻夷不
至於猾夏三光明而寒暑時死生順而幽明安是故聖人不
患乎氣化之有定數而患乎在我之無定理易也範也於是
同出焉而異其名歟後世不知易之用範故於治亂盛衰一
諉諸數而聖人惟天徵人之指晦矣不知範之用易故於損
益沿革一膠諸理而聖人以人參天之學窒矣夫惟明於易
範之相爲用也然後知理不勝者氣之所乘氣不勝者理之
所制曰然則子之說何所據與曰其在範繫卦也先之以象
占叙疇也後之以福極

卷終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五

書

擬答呂相絕秦書

宋濂

昔我嬴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辭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
不敢忘獻公薨國內不靖群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
隕會齊人納惠公于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
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卽背之會晉荐饑來乞糶
於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饑伐之穆公則曰其
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
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遣使之晉惠公
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
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卽改館饋七牢焉使歸于國及晉再